



“正月里來是新春，趕上豬羊出了門，豬呀羊呀送到哪里去，送給親人八路軍……”這是一首傳唱在老一輩人心里的老歌。在新年來臨前，我這個年過半百的人，哼着唱着，飛向羊年的頭茬春雨，已在“大年三十”的前三天浸入了大地。“春雨貴如油”，我伸開掌心接着流淌心田的喜雨，又想起了鄉下外公說的話：“春雨是返青莊稼的乳汁，也是滋潤人心的甘露。”

詩意的春雨，讓我又想到了還在很小的時候，在春節前去過外公住的鄉下。這是皖北靠近淮河的一個小村莊，周圍的人都稱這里叫“郭家花園”或“南油坊”。“郭家花園”鄉風鄉俗濃厚，幾乎每年立春莊戶人家都要鞭打“春牛”，老百姓習慣稱這一儀式叫“打春”。“打春”一般在立春的前一天就用泥土在麥場上堆塑好了“春牛”，這“春牛”四肢雙角健壯，身體渾圓，並着了五彩色澤。立春の時辰一到，村里德高望重的人——外公同族的“三爹爹”，便舉起紅綠色的鞭子，率先抽上一鞭，“駕啊——”一聲高叫，衆人應喝。接着鞭炮響起，父老鄉親們爭相奪過抽醒大地也抽醒春天的鞭子，對着“春牛”就抽打起來。有的人鞭子“啪啪”的

抽得酣暢淋漓，有的人掄起鞭子卻是打非打。這里的“打”字極有雅趣，透着歡騰，透着喜慶。在過去的許多年代，農事其實就是牛事，沒有壯牛耕作，怎會有土地的鬆軟，莊稼的豐產？大家齊心將“春牛”打碎，趁着熱鬧將“春牛”碎片搶回家，都視為吉祥之物，真在家中。

我這個在城市長大的人，雖然不常看到外公扶着犁把艱辛地勞作，可一直認為自己的根仍在鄉村。每到正月新春，我都要到野外去看看地里的莊稼。這時返青的麥苗剛剛甦醒，隨着地氣的上昇正伸展着身腰，或張着嘴巴呼喚着春雨澆灌呢。春日的氣候乍暖還寒，春雨也許是聚集了一冬的春雪伴着春節瀰漫的年味，不知啥時就降福到了大地。我在這個時候，愛選擇一個藍天白雲的天氣，穿着媽媽親手做的黑布鞋去放風箏。“兒童散學歸來早，忙趁東風放紙鳶”，我跑着扯着白紙扎的“蟲”形風箏，風箏甩着 S 狀的尾巴縱身就飛上了高空。“我的風箏起來了！”這會我心里特別興奮，也特別渴盼着不常見面的爸爸能多陪陪我。爸爸要是能早日調回城里就好了，在過年後的幾天里，我最怕的就是他偷偷離開。

正月新春是一個更讓大人孩子都有着盼頭的時節，歲歲年年希望的種子永在人們心間生根發芽。我的母親如今已是近 80 歲的人了，每到正月新春的頭幾天，她都要把家里的所有被子挂到外面晾曬。她說這叫“接收新陽光”，被子曬得泡泡鼓鼓的，收存進去的“新陽光”會在這一年里讓家人充滿吉祥。“正月里來是新春，趕上豬羊出了門……”，現在慰問親人除了送上實惠的物品，更重在於心靈上的祝福。在半年正月新春，我祝願鄉下的父老鄉親，四季風調雨順，五穀豐登；也祝願城里的親朋好友，天天平安快樂，好運連連！

作者韓國光·安徽作協會員



今冬是個名副其實的暖冬，整個冬天都沒正經下場雪，於是，有人就調侃了：正經下場雪就那么難嗎？也不知他這是在問誰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好多人，確為這似乎不像冬天的冬天而心焦，不知這是怎么了。不過不下雪倒也罷，本來是三九四九冰上走的季節里，卻下了場不小的雨，就更讓人心生疑惑了，心里更是想這到底是怎么了？

前幾天，走了個親戚，親戚家住即墨市的雄崖所村，初為建于明初的雄崖守御千戶所，清雍正年間裁撤後，演變成現在的村落，於是，進門寒暄茶水過後，親戚帶我村里遊覽一番。溫暖明媚的陽光里，踱步于古鎮漁村中，彷彿轉眼到了另一番天地。巨大條石鋪就的街道，街道中央青色的過門石，古色古香的街邊路燈，古驛站、古千戶台房，沿街兩側古老建築上的拴馬石，街邊那只即將生羊羔的白山羊，以及零零星着五彩斑斕的人和車，所有這一切，使我這剛從現代喧嘩中泊來的人，體會到猶如駛入寧靜港灣般感覺。

期間，親戚引我進入一條幽深小巷，參觀了他的老屋。名符其實的幽深小巷，寬約三尺，土石相間的路，兩邊是用個石砌成的院牆，院牆泥縫里熙熙着乾枯的野草。說起這個石，有的地方也叫河滾子石，是人們從溝壑山澗或河床中撿來的，年復一年，雨水把山上的石塊冲刷出來，而每當夏季山洪爆發，又把它們帶入溝壑山澗或河床。由於在河水推動下不斷地碰撞摩擦，石頭都沒了棱角，個頭也不大，因此在使用時不需要做什么加工，只是依大小形狀和着黃泥壘砌即可，因為完全為自然所為，故形狀百態、顏色各異。特別喜歡這個石壘成牆，和那牆縫里乾枯的野草，他們代表着自然、代表着頑強、代表着滄桑，也代表了寧靜、代表了純樸，這是古樸厚拙的美，是宛如童話般的美。所以當一踏入這厚拙古樸、童話般小巷的那一刻，

就彷彿完成了恍如隔世的穿越，那喧鬧繁雜已然成為前世、或是另一世界里的的事了，你便是童年的你了，你便是那個純真的你了，你便又是痴情浪漫、仙風道骨的你了。

小巷兩邊的青堂瓦捨，也同樣的厚拙古樸，有的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，硬山式的魚鱗瓦頂，無檐廈，或木質檐廈，一處的屋頂實在破舊了，換了現時的紅瓦，剛看到時還覺惋惜，心想，如能呈原來之景就好了，轉念又想，這樣也不妨，豈不是增加依稀琉璃浪漫？小巷里幾戶院門同樣也頗具童話氣息，小門樓在風格上也追求着屋宇的效果，兩堵極短的山牆，有屋頂，上做正脊，兩頭翹起，檐上裝飾着花草磚。厚重的門板、門檻早已磨蝕得斑斑駁駁，卻在默默中給你無際的聯想和啓迪，或像一位滄桑老人，用顫抖的聲音向你訴說着她先前的故事，當與她擦肩而過時，真有一種過客雲煙的感覺。突然，親戚牽着的外孫女驚奇地喊了一聲：“老爺，你看！”順金童手指看去，原是巷邊牆角一棵大老的闊葉野草，春節前露天能長着這樣的野草，深冬枯黃凝重中能有這一抹濃綠，真是稀奇，叫不上什麼名字，莫非是那天山雪蓮？

親戚的院門與其他幾家有所不同，並不是單獨的門樓，而是佔用一座四間瓦房最東邊的一間，西邊三間自成一院，另屬他家，因此，親戚家進門就要經過一個門洞，也叫過洞，門洞兩側可放簡單農具或自行車等，上面用木棒擔起，也

臘月二十四上午，在振華超市門口，我看到一位穿超市員工服裝的年輕女人用手機大聲打電話。她揚着頭，一只手掐着腰，一只手拿電話，氣勢豪邁：“進貨去啦！水餃賣缺啦！別的東西也賣得很快。昨天我一連干了十幾個小時，可累壞了！”嘴里數苦，臉上卻洋溢着笑。高興。

現在人們有了錢，過年不願再自己包餃子，嫌麻煩。商家就利用人們這種心理，推出餃子這種商品，也是時代進步的標誌。但同時我也想到，買水餃，還是不如自己包着吃好。倒不是怕買的水餃質量不行，現在商家都講究質量，只要不怕貴，多好的水餃也能買到。我是說，過年包水餃的過程，也是一份難得的享受。

和好面，調好餡以後，一家人圍坐在一起，擀的擀，包的包，一邊拉着家常，孩子們在身邊跑來跑去，其樂融融，溫馨和諧，年味兒十足，那感覺，真是好極了。想起從前過年在父母身邊包餃子的情形，心里就有一種特別的幸福感。

包餃子是中國人過春節特有的民俗傳統，是每家在三十晚上必備的美食。它的每一個部分，無不蘊涵着中華民族文化，表達着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訴求。韭菜餡即久財之意，白菜餡即百財之意，芹菜餡即勤財之意，牛肉餡即牛財之意，牛氣十足。

有資料說，元朝稱餃子為“扁食”。明朝萬歷年周沈榜的《宛署雜記》記載：“元旦拜年……作匾食”。劉若愚的《酌中志》載：“初一日正旦節……吃水果點心，即匾食也。”元明朝“匾食”的“匾”，如今已通作“扁”。“扁食”一名，可能出自蒙古語。

清朝時，出現了諸如“餃兒”、“水點心”、“煮餛飩”等有關餃子的新的稱謂。餃子名稱的增多，說明其流傳的地域在不斷擴大。

在我的老家，人們也習慣把餃子叫扁食，年三十下午，我和父親掃院子，貼春聯。娘和姐姐在屋里包餃子，傍晚用大鍋把餃子煮熟，先敬天地，敬祖宗。

據說，吃餃子時，也有俗規。第一碗要先上供，奉先祖，供諸神。這上供的餃子也有講究，河北民間有“神三鬼四”之說。就是給諸神上供 3 碗，每碗 3 個；給列祖列宗上供用 4 碗，每碗盛 4 個餃子；唯有竈王爺最不受尊敬，上供只上 1 碗餃子，碗里只盛 1 個，但有的人家過意不去，就隨便盛幾個。有的地方，餃子端到供桌之後，家里老人還要虔誠地念上一段禱告式的順口溜，如：一個扁食兩頭尖，下到鍋里成萬千。金勾舀，銀碗端，端到桌上敬老天。天神見了心喜歡，一年四季保平安。

第二碗餃子要端給牲畜，以表示對牲畜的愛惜。舊時，大牲畜如牛、馬等是農家的主要勞動工具，人們也希望牲畜像人一樣迎來平安順利的一年。第三碗家人才開始食用。除夕的年夜飯，本來種類很多，但其它均不可不吃，唯有餃子必須要吃。吃時還要記清，以



吃偶數為佳，不能吃單數。有的家里老人邊吃邊口中唸唸有詞說：“菜(財)多，菜多”等古語。飯後盛餃子的盤、碗，乃至煮餃子的鍋，擺放生餃子的蓋簾上，都必須故意留下幾個(偶數)，謂之“年年有餘”。甚至連包餃子用的菜餡、麵糰也要有“余頭”。

我家沒这么講究，都是不論數，先帶湯盛上半碗，端到堂屋門外供天爺的地方倒上一點湯，竈王、財神下邊也倒一點，就算敬了，還是人吃。最後盛一碗放在堂屋正中供祖宗的八仙桌上，全家老少才坐下來吃。與迷信無關，只是表達一種虔誠的感恩之心。

過年吃餃子有很多傳說，一說是為了紀念盤古氏開天闢地，結束了混沌態，二是取其與“渾圓”的諧音，意為“糧食渾圓”。另外，民間還流傳吃餃子的民俗語與女媧造人有關。女媧搏土造成人時，由於天寒地凍，黃土人的耳朵很容易凍掉，為了使耳朵能固定不掉，女媧在人的耳朵上扎一個小眼，用細線把耳朵拴住，線的另一端放在黃土人的嘴里咬着，這樣才算把耳朵做好。老百姓為了紀念女媧的功績，就包起餃子來，用面捏成人耳朵的形狀，內包有餡(線)，用嘴咬吃。

餃子成為春節不可缺少的節目食品，究其原因：一是餃子形如元寶。人們在春節吃餃子取“招財進寶”之音，二是餃子有餡，便於人們把各種吉祥的東西包到餡里，以寄託人們對新的一年祈望。

有一個關於扁食的傳說很有意思，也很有意義。說是從前有一個皇帝整天不理朝政，只顧尋歡作樂，百姓怨聲載道。

有一天，一個奸臣叩見皇上，說他有個好辦法，能使皇上長生不老，皇上滿心喜歡，忙問：“愛卿，有什么好辦法，快講與朕聽。”，那奸臣告訴皇帝：“人若能吃百樣飯就可增壽延年成仙，皇上可下令令在各地招選名廚，讓他一日三餐做新樣，吃到百種飯，不就如願以償了嗎？”，皇上聽後連連點頭，就貼出告示，舉國招選。

有一位廚師被選中，他憑着自己高超的技藝為皇上做了九十九個花樣的飯菜，皇上十分滿意。廚師很高興，心想：明天早上再做一樣飯就可以離開這個可恨的昏君回家與親人團聚了。但到了做飯的時候竟不知該怎么做最後一頓飯了。正在為難的時候，他突然看到菜案上有些剩下的羊肉和菜，便拿起刀把羊肉和菜一起剁碎，胡亂攪上調料，用白麵包包了許多小角，然後放在開水鍋里煮熟當作最後一樣飯給皇上端去。

誰知皇上吃了這餐飯後竟穿着睡衣跑進廚房說：“今日這頓飯最香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廚師看着這種扁扁的東西，信口答道：“這是民間上等品，叫扁食。”皇上又留他繼續給他做這種飯，廚師不願再伺候這個貪得無厭的昏君，第二天便偷偷地溜走了。後人為了紀念這位廚師，就學着包扁食吃。這樣，一代一代，一直流傳到了今天。

作者李民增：中國鄉土詩人協會會員，聊城詩人協會理事

靜謐之享



九下雨，原來竟是春天已到。

四間正房是典型的膠東民居結構，腰展以下用石塊砌成，塊大且雕鑿得四四方方、整整齊齊，腰展以上是用青磚包梁起的四角，中間用石灰抹花邊，再中間就是水泥漿牆面，看上去簡潔、活潑中又透着厚重。與小時候住過或以前見過的老屋不同的是，青磚包的梁特別大，腰展用長條石砌成而非青磚，門框頂上更是用一塊大青石條做過梁。進門更是再溫馨、再熟悉不過的景象了，門口左右是兩個鍋竈，門後鍋竈邊的牆上各有一個碗竈。記得小時候幫着母親拉風箱燒火做飯，很小的時候因為力氣不夠，悶着頭拉，拉的“呱呱”、“呱呱”的不連貫，大些了就可以嫻熟地拉、嫻熟地添着柴，還時不時探頭

看看鍋里那“哧哧”作響的美味，就因為這經常會濺一臉刷鍋水，或被母親搬動的瓷盆蹦到頭。晚上燒火時，常會望着那明亮的火苗，想着小小的心事，任那竈火映紅、烤熱臉龐。甕間左右兩間的房子里都砌着火炕，火炕的記憶太美好了，火炕上有一家一家的其樂融融，火炕上有我煤油燈下的苦讀，火炕上更有我甜甜的夢鄉。現在，這本是溫暖的火炕早已溫暖不再，可還是讓人有一種要上去坐一坐的衝動，去重溫往日的其樂融融，去重溫往日的甘苦，去重拾兒時的夢想。屋里雖堆放着很多雜物，但與院子里一樣井然，並不雜亂，牆面也是白白的，足見親戚持家用心與辛勤。

曾有詩人描繪古老漁村道：“高樹懸魚網，低牆隔菜園。人家煙火起，寂寞又黃昏。”眼前的這一切不正應了詩中所咏？真是佩服那些文人墨客們的才華，能創造出那么多千古佳作。有時間幻想着能有一天，自己也會像他們一樣，吟文弄墨，風流倜儻，哪怕只及其九牛之一毛也心足，可總不如願。也常會感嘆一樣的景物，在故人筆下是那樣的栩栩如生、生靈活現、意味無窮，而成為傳世佳作，令後人感慨贊嘆，而到自己筆下，硬憋強堆之後，只會落個廢品之宿命。今日看來，怕是那心境不同使然，試想，整天追逐于金錢享樂、燈紅酒綠、名利世俗，夢想着一夜成名、一夜暴富的那顆浮躁得幾近狂躁的心，連春天到了都感悟不到的心，又怎能與這天地佳作碰撞出那絕世之音，碰撞出那耀世之彩呢？

作者姜學東：大學海都學院工程系

